

經部

簡端錄卷八

明 邵寶 撰

春秋凡八十二

城邢新邢也即夷儀也後凡言邢者皆謂是矣

右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簡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此桓公召而殺之之諱詞也若曰薨而以歸耳不然喪曷為自齊至哉所謂其文

則史其義則丘取之者如此召而殺之者義也故不書姜魯以情請其喪而不能絶者非義也故猶書氏觀春秋所書而輕重之權衡見矣或曰氏而不姜其諸以是起問者歟

右僖公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簡

俘獲異乎名異而實同在魁曰獲在醜曰俘皆生得也執獲異乎名異而實同在會曰執在陳曰獲亦皆生得也獲有重傷而死有輕縱而逸執之逸也釋俘之生也

肆

右僖公元年獲莒拏之簡

絕也諱也絕以義諱以禮

右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之簡

許男新臣卒葢于國之辭非于師之辭桓公師于召陵

許男在焉其去國邇矣疾而遄歸葢桓公聽之

右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之簡

王世子非撫軍監國於諸侯無會會且不告非禮也權

也舜不告而娶權行於上首止不告而會權行於下權行於上故君子以為猶告權行於下故功莫大於首止罪莫大於首止文王為齊桓則何如惠王非紂也猶可諫焉率諸侯而並諫亦知𦗟戴之同矣王能勿從乎

右僖公五年諸侯盟于首止之簡

宋公在喪無嫌於好會乎會非金革之事雖不與焉可也伯令嚴矣然其初命曰誅不孝茍以喪辭蓋將許之

右僖公九年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于葵丘之簡

君之子與君之大夫皆臣也故里克殺奚齊曰殺荀息亦大夫也何以曰弒蒙君之文也弒殺別於分不繫於字義世子未為君猶臣也况非世子乎

右僖公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之簡

至告至也有禮焉行則書否則不書史法也非大義所在春秋何損益之有

右僖公十年公如齊之簡

夷伯之子曰公子展其孫無駭隱公時為司空其卒也

公命以其祖之字為展氏厥後有展禽者僖公時人其弟曰跖莊子云

右僖公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之簡

淮之會後邢侯曹伯於鄭許孰為之哉齊桓為之也伯令易王爵春秋何不正之書其不正以伺正者此春秋之志也而齊伯之衰於是乎見矣

右僖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之簡

桓八年以後楚再伐隨皆不書至僖二十年伐隨則書之隨故隨也何詳畧如是今之楚于昔進矣故入蔡也以州舉侵鄭也以國稱外之故畧内之故詳

右僖公二十年楚人伐隨之簡

凡稱其人某人通指其國言之有略且外之之意焉要之以君為重而臣次之若謂某君公也降而人之某君侯也降而人之某帥卿也某使大夫也降而人之則豈春秋初指也哉宰我曰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孟子曰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畆而徹周人殷人為萬世立言也若春秋所書楚人云者為天下立言也

右僖公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簡

宋微子之後周天子客焉而膰且拜者也中國諸侯禮莫隆焉故春秋於其事也必謹之于稷曰成宋亂於薄曰釋宋公於澶淵曰宋災故皆謹之之實也乃若其義則存乎其事焉耳矣

右僖公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之簡

日事遇朔曰朔朔重於日也故朔事行於日必先朔而後日

右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之簡

齊侯伐宋自將也圍緡甚矣

右僖公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之簡

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

尼雖得之傳聞安得書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况天王乎策之所具盖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夫臣之於君有翊戴而無廢置劉單於敬王近於翊戴鄭於惠王晉於襄王嫌於廢置或書或不書有天下之大義焉而豈徒哉惠王無出無入天子之位不使鄭與焉爾也襄王有出無入天子之位不使晉與焉爾也故王有居無立天子之位亦不使劉單與焉爾也始立者非久於位者之比

也故居而且入居然而居居然而入君臣之分亦嚴矣哉

已上並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之簡

城濮可以為召陵乎曰可哉出穀戍釋宋圍楚已服矣楚之服不以先軫之謀而以子犯之教若加之以欒貞子之詞則於屈完之盟也何有不知出此而以戰為功此晉文之所以為晉文也

右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之簡

城濮之戰晉退三舍雖文公之譎當是時使有屈完者來則將若之何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以是為詞則何有於包茅闻於欒貞子而弗之用也晉文譎而不正其信然哉

城濮之敗楚殺子玉於及𤗃之時而罪止其身邲之敗晉殺先縠於及清之後而罪及其族緩急重輕其孰得失乎

已上並僖公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之簡

胡氏再克再敗之說以功利言也如以道言則得臣可殺亦可無殺以將道可殺以君道可無殺喪師非將也棄將非君也

右僖公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之簡

春秋書朝王惟踐土河陽兩王所耳當是時在會諸侯豈皆不朝而獨書公乎朝而非旅也王時巡諸侯朝于方岳也必旅不旅非朝也不朝非臣也

春秋諸侯如京師者亦有之矣而不得書朝不為朝而往也天下之事莫大於朝王不為朝而往則何之矣故王所書朝以存體也京師不書朝以明義也體存而天下之志一義明而天下之分定

公朝于王所王曷為至於踐土哉所以起問者在此天王勞晉侯雖不書猶書也

已上並僖公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之簡

温之會晉侯召王踐土之盟王何以至哉晉侯以意致

之也不召而作王宫非致而何致與召其陵孰甚陵莫
大於意而跡次之故春秋誅意
右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
子于温之簡
文侯之命於周尚矣文公之命猶文侯之命也曷為不
書命自上不自下自下非命也文之譎久矣隧可請狩可使
伯不可圖乎不書不予其伯也胙致於桓而伯致於文
文之情可見矣

且使王狩晉侯因有是圖而形於言春秋因而狩之存體也

齊桓合諸侯以尊天子而伯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而伯正譎之論此其大乎

已上並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之簡

訟春秋時有之而經不書何居豈以為常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孟子曰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又曰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唐虞之時且然而況於春秋乎無

恠乎仲尼以為常事也然則盟何以書書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此豈我中國之事乎

右僖公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之簡

以賂釋衛侯而不能定其國天子方伯與有責焉

右僖公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之簡

王之卿士何以或公之或子之兼三公者曰公不兼者曰子劉卷卒何以稱公外既僭矣內何以不僭此王室之衰也正外者自內始正遠者自近始

右僖公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之簡

周四月夏二月也二月為仲春於是卜郊非祈穀之禮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如此

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之簡

秦伯戍師於納王而不屑於爭功敗師於伐鄭而不憚於改過蓋度越常情遠矣

秦穆公未嘗主中國之會盟曷為而稱五伯也伯西戎也古者受命之伯亦惟一方而已故文王為西伯周公

陝以東召公陝以西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穆公之稱伯也不亦可乎宋志於伯而不量力卒於辱華楚成乎伯而不率義卒於猾夏故得罪於春秋秦窺中國惟鄭之役為大敗而亟悔猶無窺也故君子予之

殽之敗天下之幸也秦蔑王室而猾諸夏其惡甚矣譬之於國誠有所謂門庭之寇者晉子釋殯即戎宜若無罪然其所謀豈為天下攘夷哉故春秋不以秦恕晉

蹇叔諫穆公知勝敗之理而不知華夷之分故能使敗而悔不能使勝而悔

已上並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之簡

處父去族示變也大夫與公盟可謂變矣變而為公諱禮也

右文公二年及晉處父盟之簡

王子虎卒左氏曰赴弔如同盟禮也春秋以為禮而書之歟天子内臣無外交赴焉非所赴也弔焉非所弔也

君子不謂之禮因其非禮而書焉所以庸禮也

右文公三年王子虎卒之簡

閏積歲之餘分也故春秋書閏不繫以月

見於廟一也有事曰告無事曰朝朝禮也事以禮行禮不以事廢

文公不視朔久矣獨於閏月書因變而著失禮春秋之法也春秋有實紀而無虛議故以朝廟書

已上並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之簡

仲子惠公之妾也成風僖公之母也春秋之文一施之何以知其此為妾彼為母乎仲子以夫而貴成風以子而尊當時國人孰不知之而未知禮法之不可也春秋因天王來賵而正之若曰此惠公之妾仲子爾貴其所貴而非國人之所同貴也因秦人來襚而正之若曰此僖公之母成風爾尊其所尊而非國人之所同尊也然則何以當夫天王之賵何以當夫秦人之襚天王蓋有失焉秦人次之是故名不可不正也名正則分定分定

則禮之非也可知已此聖人撥亂之大致也仲子之卒葬在春秋前吾不得見其書矣若夫成風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又何為者此國人之詞也撥反之機於是乎在仲子妾也夫以寵而夫人之加于繼室非禮之所謂夫人也故曰惠公仲子成風妾也子以貴而夫人之加于嫡母非禮之所謂夫人也故曰僖公成風或曰並之而已何言乎加曰嫡不可並並焉加也並繼室猶並嫡也

已上並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之簡

楚椒秦術何為至於魯哉假禮文以覘中國之情也盖諸國皆至焉何以知其皆至也於吴季子之歴聘知之

右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之簡

春秋曰太室屋壞左氏曰太室之屋壞公羊曰魯公稱世室胡氏取公羊焉盖魯公實魯始封之祖故魯人以其廟為世室而左氏稱之實太室云

右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之簡

天王之不諱天下莫不聞以不訃而不書謹日也日莫

重於是矣而可以不謹乎追不訃之故則罪必有所歸矣此又一義也

右文公十四年春王正月之簡

志有之斗為帝車又曰天之璣衡七政所出於此而孛且入焉蓋將有僭行天子之事者兩伯迭興七雄並起而先王之制大壞於秦其兆於斯乎叔服之言何其狹也

右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之簡

趙盾殆畏義者歟納捷菑弗克納立公子雍弗克立弒靈公為法受惡

右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之簡

惠伯有季友之志而其道未光其才未稱其言未昌故其死不白史無董狐誰歟書者仲尼因其不書示諱法焉此春秋之權也

右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之簡

即位之禮行則書之不行則否文成以下六君皆行之

隱以為攝而不必行莊閔僖則繼故而不忍行者也桓之行桓之志也宣之行宣之志也

右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簡

婦者有姑之詞主喪昏者誰歟凡姑皆有罪焉而敬嬴為甚

右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之簡

趙盾之弒君孰書之歟仲尼因董狐之所書書之也董狐在當時身親其事知其謀出於盾故以律所謂造意

者當之如此其曰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云者葢折盾之詞非以二端故而輒加以大惡之名也不然則何以謂之良史左氏稱仲尼曰越竟乃免云者則加之文而不知其失於誣也說者謂非聖人之言有見矣或曰孤之折盾猶公孫弘之斷郭解也其然也謂推見至隱可謂書法不隱不可

春秋之筆莫大於斷弑君之獄斷弑君之獄尤莫大於微顯闡幽之二三策者故曰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

贊一辭此之謂矣是故晉夷臯之弑舍穿而歸盾鄭夷之弑舍宋而歸歸生楚虔之弑舍觀從而歸比齊荼之弑舍朱毛而歸乞久矣盾之不欲立夷臯也立而不君苟有弑者盾固心與之矣歸生聞宋之謀諫而不討葢有遺力焉比用罔先登圖惟大利而不知棄疾之擬其後陳乞一言以成景公立少之謀是誨之爭奪也首惡之歸其能辭諸不然盾亡矣歸生喻老畜矣乞泣孺子矣比出於迫進退維谷矣多而可免少亦可末減矜宥

也夫然則何以止亂哉夫惟歸生之不得末減也而後脅從者懼比之不得矜釋也而後刼立者懼盾乞之不得免也而以意謀國以術寛身者懼非聖人其何以與於此若夫穿也毛也宋也觀從也凡法吏者孰得而舍諸然則弑而甍卒之抑何以異於是魯以本國而諱禮也楚以夷狄而外且畧義也髠頑陽生獄無適歸故隱其非命以伸體焉其餘則皆常法而已矣許止何如亦常法也宥過無大故既斷之又從而赦之

趙盾為法受惡許止為禮受惡故曰於盾見忠臣之至於止見孝子之至

已上並宣公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臯之簡

郊望非變不書非失不書不書則固行之矣行之非禮也春秋之庸禮也存乎書亦存乎不書

右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之簡

葬而稱公臣子詞也從其私稱著其私謚也

右宣公三年葬鄭穆公之簡

舍陳亂而伐郲說者以為偵使陳無亂郲當伐乎

右宣公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郲之簡

誅惡者衆人之公心故曰楚人取國者一人之私心故曰楚子楚子有欲取之心焉故曰入罪人既得則無事於入矣其入也何為哉然卒不取也故不曰取

右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陳之簡

天王無兄曷為無兄有之則王矣有庶兄曰王子先王之子也春秋曰王札子弟亦曰王子春秋曰王季子曰

其弟子曰王子季以字弟以親子朝子瑕其常也札子其變也

右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之簡

滅赤狄者士會也曰晉人者略之外之若無士會焉者以為有之亦若人耳所以貶士會也此春秋書人之意也

右宣公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之簡

宣王中興嘗講武於東都於是乎有榭焉後王思其功

因以為宫而祀之樂器藏焉亦固其所然非制廟也故不曰宫而曰榭云

右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之簡

有年則有之大有年則大有之聖人何心哉以為紀異者天下後世之論也

右宣公十六年大有年之簡

春秋為天下紀異者三梁山崩有星孛入于北斗西狩獲麟山斗以異為異麟以祥為異以異為異者亂世之

常以祥為異者亂世之變斗之異在天山之異在地麟之異在天地之間

右成公五年梁山崩之簡

武公之謚武也必嘗有功於武矣季孫行父以夆之功不勝其侈於是乎有武宫之立故漢儒因是以擬武世室焉其説雖出附會而意亦近矣

右成公六年立武宫之簡

吴泰伯之後也以其僭王而陵上國故夷之曰子狄之

曰吳如其守禮則將謂何爵之則四裔之分何施夷之

則五等之名何置

右成公七年吳伐郯之簡

既書免牛何以又書不郊起三望也夏二月祈穀之祭

於是焉行至是不郊則不郊矣不然則猶三望獨不可

書乎

右成公七年不郊猶三望之簡

來言不用書也不用書不敢以伯令行乎魯也伯有王

事則用書焉故士彌牟營成周書以授師

右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簡

春秋書天子惟此父天母地而為之子此有天下者之號也故一書為萬世法其他書王者蓋周之稱於天下久矣繫之天尊之也其不天者君子則有說云

右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之簡

古之賦詩蓋誦之以見意耳非歌也故晉侯會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而曰舞以先之則歌之與賦

異矣

右成公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之簡

華元合晉楚之成春秋略之然則固將構兵於夷狄乎夷狄之於中國其名分大矣懼其構而自彊可也自屈可乎成非屈也中國之於夷狄以事為成以體為屈元嘗為平矣今日之成猶他日之平也向戌亦然魏絳之和戎何如此疆埸之事也非敢損天下之體也

右成公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之簡

僑如以夫人婦至君子以為舍族尊夫人也是秋往逆嘗稱族矣此之舍也其文無乃有當然者乎不然何以曰婉而成章

右成公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簡

君子曰伯討諒哉乃若先盟後執則文之故譎也於厲乎何尤使能先令於會執而盟焉召陵將斯下矣

右成公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簡

宋四告故四書之實一事也元昜為先奔而后討哉先

奔而后討討賊之法也忘寵而后能奔得人而后能討華元出未至晉而書奔晉志其志也河上非晉地曰還自晉何也奔所宜奔而有益於國故成其奔焉河上非晉之地也之晉之道也

已上並成公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之簡

嬰齊後歸父何以加之仲也加之仲是成其為歸父之後也不然而止稱嬰齊焉知其為後乎撥而反之是在執法者此春秋之法也

右成公十五年仲嬰齊卒之簡

甲午日也既日矣曷又言晦書朔為日食也晦之書其諸謂陳而不違非天時也歟陳不違晦以犯天忌蓋郤至實云

右成公十六年甲午晦之簡

孰刺之公刺之也曷不言公蒙上文也無亦有所諱歟內以諱為罪

殺道多端刺道惟一一者何也刃也何以知之以周官

知之訊於司寇而有他道殺者哉殺不必刃凡致之死皆謂之殺

已上並成公十六年刺公子偃之簡

用郊以意為之也商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好惡加之意故云作用之云者猶作也

右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之簡

晉厲之惡甚矣然惟天子得以廢之甚則誅之春秋天子之事也稱國以弒是春秋之誅厲公也乃若書偃則

謂之何書偃異姓之卿也而輒加刃於君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故春秋略焉比之趙穿三郤與胥童罪孰輕重三郤之失民也久胥童之賊君也大苟有殺之者皆國人殺之也稱國以殺是春秋之誅鑄犨至也稱國以殺是春秋之誅童也當是時也如有殺書偃者其書之也亦必如之是春秋之誅書偃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悼公賢君也施生戮死宜於是乎有失焉遂不臣者七人而可遺書偃哉

右成公十有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之簡

晉弒其君州蒲與趙盾書法略同各誅意之所在也若律所謂主謀者若夫穿也書也乃從而加功者耳夫誰不知之而必待書哉

右成公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之簡

簡端錄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簡端錄卷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簡端錄卷九

明 邵寶 撰

春秋凡一百六

鄭伯髡頑弒而不弒從赴也赴以瘧疾則何以知其弒也既弒矣其孰能掩諸雖然傳聞之言不可以加於策書之赴故赴卒亦卒然則討賊之義安在諸侯在會地則邇矣時則迫矣而不知賊之所歸亦末如之何也已

矣若知而不討則何貴於伯且會哉卒而不弑亦所以刺在會之諸侯也不弑而弑如趙盾許止者奈何止也自責盾亦受惡異於傳聞者矣

右襄公七年鄭伯髡頑如會之簡

不敵而言會晉侯之志也晉侯不出境而召諸侯之大夫以聽朝聘之數固將以自便也會於是乎稱然不知體失於上權移於下於是乎兆天下之亂晉伯之衰何足言哉鄭伯在會則何言乎不敵鄭伯來以獻捷不以

聽朝聘之會

右襄公八年季孫宿會晉侯于邢丘之簡

有書爵而貶者貶莫大乎目其人目其人則不能不爵故人其人貶爵其人亦貶

右襄公九年楚子伐鄭之簡

作三軍假於公以濟其私也利於私必損於公公臣不能具三耦是其驗矣故穆子對武子有政將及子子必不堪之說其為公計如此而武子不從盟且詛者盖要

其後雖不堪無易此制也斯豈為公乎

右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之簡

召陵之師伐楚而得盟齊桓之義也蕭魚之師伐鄭而得會晉悼之略也

齊桓始伯天下莫彊焉齊衰而晉彊晉衰而楚彊楚衰而吳彊此春秋之勢也譬之人身其皆出於血氣者乎故有時乎衰秦在一隅蓄鋭養精而不輕用至戰國而橫行天下盖若有血氣而知保嗇之道焉者然亦非心

志義理之彊也故其終也決裂而不可救當秦之彊非能加於晉也中國之能抗秦賴有晉耳晉不分則秦不能以獨雄晉以羣才而彊其用物弘矣故亦以羣才而衰不知保嗇者如是況齊楚自耗以取滅亡者乎燕終春秋不聞其彊其彊其衰皆於戰國見之

已上並襄公十一年會于蕭魚之簡

非圍台不可以興師非救台不可以請命强臣擅國之情於是乎著

右襄公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之簡

禮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文王之廟何居有功德而王命立之也非王命而自立不可鄭祖厲王亦猶魯之祖文王也皆非禮也

右襄公十二年吳子乘卒之簡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來云者有事於我也不書其事事不外於逆也故書遂劉夏逆王后於齊以過我書過我而無事於我故不書來傳稱官師從單靖公而不書

說者謂得禮故同行而不同書然則得無失實乎其諸從而不同行也是故君子惟經之信也

右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之簡

春秋之國之彊者齊晉秦楚其次則魯衛宋鄭齊晉秦楚皆嘗霸矣宋圖霸而不成魯衛鄭何獨無圖霸之心乎國有人焉知其力之不足也且衛當齊晉之衝鄭當晉楚之衝奔走服役朝夕不暇敢復圖霸哉魯曾守禮義仲尼所謂一變至道者也閟宫之詩曰居常與許復周

公之守則君臣之志可知矣齊有太公之履晉有文侯之鉞蓋其所傳者舊矣故桓文修之

右襄公十五年晉侯周卒之簡

溴梁之會雖曰為討邾莒以成父志然父之喪纔三月耳而是舉非有尊王之義何汲汲也當是時晉侯在喪雖未講於古禮而諒闇之儀猶有存者諸臣其將挾君以行已志之為快歟不然即君有命亦可諫也故書曰大夫盟作春秋者其知之矣

右襄公十六年公會晉侯于溴梁之簡

諸侯在而大夫盟可以觀大夫矣可以觀大夫則可以觀諸侯可以觀諸侯則可以觀天下矣其盟也以高厚歌詩不類而諸侯之有異志也其盟曰同討不庭諸侯事也而盟大夫何也下陵上替於是乎極

右襄公十六年戊寅大夫盟之簡

宋災故小事而大之也當是時事有大者顧不舉焉世道益可閔矣豈獨蔡之賊哉

右襄公二十年公會晉侯盟于澶淵之簡

地可以哉舉其圖籍則民隨之矣

右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之簡

晉以一國一人之事而再勤諸侯其肆然甚矣無逸曰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供不以正且不可以令而況於會乎會何以為正會莫正於尊天王攘夷狄而誅亂討賊救災恤患次之

右襄公二十一年公會晉侯于商任之簡

陳侯藉屈建之力屈建挾陳侯之分是以能殺二慶當是時若使慶氏有惠於民如完之於齊鮑之於宋陳人皆為慶守則殺之成否未可知也

右襄公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之簡

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此經所謂欒盈復入于晉也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樂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此經所謂入于曲沃也入于晉則入欒氏有人也入于曲沃晉

猶有人也不然晉殆矣

右襄公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之簡

春秋列國史於弒君之事隱而不書者有之書而遜詞者亦有之不然何齊晉二史獨以直筆稱邪

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之簡

秦霸西戎楚奄征南海其國勢一也然秦不聞其侵陵小國而楚屢滅之如庸如舒鳩不一而足故秦久而益彊楚雖彊而不能久也

右襄公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之簡

子展子產之入陳也君子以為有禮然而不能止其君使無是舉焉子展子產之所以為子展子產者也當是時謀國者如此蓋亦以時勢而不能大貞也能以禮行之而已是故夾谷之會可以觀仲尼陳國之入可以觀子展子產

右襄公二十五年鄭公孫夏帥師伐陳之簡

諸侯不生名書法之正也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取卒

之名加之伐楚之上書法之變也

右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之簡

溴梁之會諸侯既會無中事而大夫盟故止言大夫若宋則會者大夫也盟者亦大夫也自夏徂秋中有他焉再舉則文繁不再舉則志晦故必曰諸侯之大夫蓋凡會者皆在前目後凡書法固當然哉

宋之盟向戌為之也其有戰國儀秦之風乎晉伯其衰矣戌其伯者之罪人乎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自宋之盟

始

已上並襄公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

簡

季氏之勢盛矣襄公之不敢歸畏武子也况昭公之于平子乎公治有子家之節而才識弗逮

右襄公二十九年公至自楚之簡

札之使史記在王餘祭之二年然其書乃後於餘祭之弑則孰先孰後曰使先弑後弑之書也以所聞所聞先

故先使之書也以所至所至後故後

右襄公二十九年閽弑吴子餘祭之簡

吴子使札來聘在夷末卒十八年前仲尼豈得而預貶之兄亡弟及既有先君之命矣則札也實君之貳也夫吴子烏得而使之札亦烏得而承之此春秋貶札之實也

季氏同母兄弟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愛之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夷昧也死則國宜

之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使者跡也亡者心也此季氏辭國之實也公羊此言可謂得其心矣不當使而使不當亡而亡春秋責備於季子者其在斯乎乃若僚弒而致國焉季子不受曰爾弒君而吾受國吾與爾為簒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為季子之道固當如此春秋於季子與何誅

季札讓國而安於為臣故居則居出則出一毫無容心焉臣道也春秋於其出也使則使聘則聘名則名一毫

無加禮焉所以成其臣道也成其臣道也者所以著其讓國之節也札之讓始於壽夢之欲立已終於光之致國於已終辭於亂可能也始辭於未亂不可能也如以讓責季札則莫如討賊僚死而光簒天子方伯無可告矣若擅興兵於國也是以光治光也札之所守固無責焉耳矣或謂使而亡焉是所以為其身者重而所以為社稷先君者輕亂不我弭則自我生矣以是責札札亦何辭之有

季子凡四讓始之辭父禮也叔齊之道也繼之辭兄義也子臧之道也終之不與為篡法也叔肸之道也此三讓者得矣至於托使以亡是逃僚也逃僚何義哉苟欲潔身焉必以國老自處明嫡長之義使國有所歸而已無與焉可也今也不然春秋之書其不謂此也夫

已上並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之簡

孟子曰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何春秋有弒君而無弒父也

春秋國書也父孰非君子孰非臣非君非臣不書是以有弒君而無弒父也

右襄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之簡

成公九年伯姬歸于宋又九年公薨至襄公三十年伯姬卒凡三十九年由是觀之伯姬之年盖幾六十矣猶待姆而逮乎火吁其賢哉

右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之簡

子産之不黨駟豐晏子之不死齊莊季札之不討吳光

何如子產義也晏子禮也季札知也其皆巽以出之而成章者乎

右襄公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之簡

蔡固之葬歸首惡於固也固也淫而不父首惡必歸焉春秋書葬以為葬而後討賊可也討賊而後葬者罪無所逃葬而後討賊者惡有所分此春秋之微權也然則許買之葬何以異於是乎君子以為赦止之罪辭也非分惡於買也

右襄公三十年葬蔡景公之簡

魯襄公作楚宮而穆叔知其必死衛出公效吳言而子之知其不免妖孽見乎四體固其然哉

右襄公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之簡

麇死於弑而以卒赴春秋亦卒之者何哉治楚之罪盖有大於此者矣春秋天下之書也

楚麇弑而書卒其故何也從策赴也其義何也責中國諸侯之不能知賊也討賊者存乎力知賊者存乎知知

不足斯從之矣苟從之雖知猶不知也

已上並昭公元年楚子麇卒之簡

賊可討賊乎賊固人人之所得討也賊亦人也何獨不可是故楚圍可戮慶封或將戮圍雖圍可也而況不為圍者乎

右昭公四年執齊慶封殺之之簡

舍中軍毀三而為四也此季孫之志也故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

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當其作也已有毀之之志叔孫於是乎盟以令之舍參昔之作季孫之罪著矣

中軍季孫之所有也季孫不欲舍誰敢舍之季孫蓋誘諸施氏臧氏叔孫氏矣既誣諸人又誣諸鬼而不能欺吾聖人也春秋書曰舍中軍蓋二子者皆不與焉而况他人乎

已上並昭公五年舍中軍之簡

陳侯於留有欲立之意於偃師無欲殺之心招逆其邪志而成之而陳侯盖不勝其惷也始屬之非正至是其如之何是故大學釋齊家重偏之戒而嫡庶之際大矣

右昭公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之簡

王室亂以叔鞅之言書陳災以叔弓之言書古史之道也

右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之簡

楚子何以名公羊以為絶之也前此嘗殺齊慶封殺陳

干徵師矣曷不名之封徵師皆臣也蔡侯死則名之位醜德齊殺者既名殺之者烏得不名

右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之簡

虔之繿非比令也而比實逼之故曰比弑比之自殺非棄疾令也而棄疾實惴之故曰棄疾殺虔君也比臣也下殺上曰弑比棄疾皆公子兩下相殺曰殺

有比而無棄疾則不足以死虔曷為不以弑歸棄疾乎虔天下之惡也虔不死天下之難未已是故棄疾於虔可

以謂之弑而不謂之弑於比可以謂之討而不謂之討

程子所謂時措從宜為難知者其此類也夫

比棄疾皆志於弑君得國者也比既當乎王則所謂弑也者必比焉當之王不得而辭弑亦不得辭也比既王矣非棄疾之惴誰能死之兩下不弑分也兩賊不討義也

已上並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之

簡

比志於為君者也棄疾無是心乎而獨以歸比也二子同欲觀從知而啓之同行而比先焉非比而誰或以子臧責比比無子臧之行國人焉得子臧之處之無道甚矣使無觀從之謀人或有子臧棄疾者棄疾固不辭也惟久而無是舉也於是乎聽觀從而入焉然則棄疾殺比何以免於弑君賊不並稱比賊矣則人皆得而誅之獨棄疾乎法鬬弑君不鬬弑賊也

右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簡

此庸禮之議也變之得書變之失書皆庸也

右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簡

荀吳之克鼓三代之遺師也帥哉帥哉

右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之簡

戎之為類衆矣豈能殲旃其在陸渾者則於是乎盡矣故春秋曰晉荀吳滅陸渾之戎

兵出不意古亦有之以祭為諼不亦誣神乎誣神不可以師雖勝君子不取也

已上並昭公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之簡

大辰何星也公羊氏曰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然則有星孛焉於三者何居按左氏載申須之言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由是觀之辰其大火乎當時占者謂火之徵雖或信之未必然也或以後世星志乃謂徵於王室之亂其然豈其然乎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

右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之簡

弑者殺人之別名也凡下殺上皆曰弑其惡不繫於字義也故許世子止亦書弑左氏稱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止非醫也其殆自以為能醫者歟故不由醫而自為之藥親有疾召醫而弗擇也進藥而弗嘗也謂之不孝况不由醫而自為之藥乎飲止藥而死是死於藥也非止而誰雖然止悔而奔以死非不孝子也而不知重其親不知重其親無父之漸於是乎在故春秋謹之左氏曰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言亦因

咽廢食之論也盍亦曰擇醫而嘗藥不以已意參焉可也舍之其可哉

右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之簡

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此宗魯所欲求之名也而卒以盜書故曰求名不得

齊豹盜也謂宗魯盜何宗魯豹之徒也盜云者葢兼謂豹魯

已上並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之簡

易曰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叔鞅之言王室也可謂至賾矣春秋書王室亂一言以蔽之又何惡焉

右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之簡

天王何以居于狄泉哉何以入于成周哉盖必有以之者矣而春秋不書天王天之子也天之子非天其誰與立之盖正者如此不正者則否突然見於策若自天降然者聖筆亦神矣哉

右昭公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之簡

經書地震震于魯也傳稱南宮極震震于周也南宮極

南宮之極也周大臣有南宮極者於時附子朝人惡焉

而以其氏名當之

右昭公二十三年地震之簡

死惡物也而或祈之此豈人之情也哉㷀以暴君婼以

彊臣人之情於是為極

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婼卒之簡

公何以圍成哉季孫以貨而使齊齊以閭而信之故胥

諉以愚公也然則何以書公盖獨夫之云爾同圍而不同力同力而不同心非獨夫而何公至是益可哀矣是隤也非聖人其孰能形容之如是哉

右昭公二十六年公圍成之簡

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盖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能與於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為二遂以入成周為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説

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于後世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烏乎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

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還一以藉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烏乎傷哉

已上並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之簡

意如之如晉也應晉侯之召也晉侯之召之也將納公也屬有通言者故意如召而來焉且從荀躒如乾侯矣

春秋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又曰晉侯使荀躒唁公於適歷意如之情不於是乎見乎

右昭公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之簡

黑肱何以不繫之邾分濫而國焉久矣曷不稱濫分不出於天子天下未有濫也吾聞諸公羊云然則擬諸郈費成也不亦同乎郈費成私邑也濫國而分焉者也非私邑也

右昭公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之簡

諸侯之力可以城成周不可以城杞此公私之辨也或者以宗周夏肄為重輕先後豈春秋之志哉

右昭公三十二年冬城成周之簡

定無正而有春王春王三月也事在三月故以三月書隱莊元年皆事在三月然則何以有正月隱莊於正月即位史嘗書之矣春秋削而不書不書而存正月所以見不書故若定公則六月即位正月本無事何書之有故曰春王三月

春秋紀事書也紀莫大乎時故無事亦書首時有則隨事書之而已十有二月皆王月也春三月無事則書正月事在二月王二月可也事在三月王三月亦可也然隱莊元年事皆在三月曷為皆書正月也立皆正月即位不書則無以示缺焉故也定公即位則在六月且書焉者也不書正月何謂哉繫正月於王春秋法也徒王而無正謂如夏五可謂如夫人氏烏可

已上並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之簡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無天子也無天子而后敢執人于京師無諸侯而后敢執人于國無方伯而后敢執人於會

右定公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之簡

躋僖公臧文仲之謬也從祀先公陽虎之姦也立武宫季孫行父之侈也立煬宫季孫意如之飾也謬者不知其偏侈者不克其妄姦者不掩其發難之情飾者不掇其數𢑱之罪

右定公元年立煬宮之簡

同一召陵也齊伯以興晉伯以衰齊之興也管仲之功晉之衰也荀寅之罪

右定公四年公會劉子晉侯于召陵侵楚之簡

古人有言曰物莫能兩大是故杞衰而越興虞衰而吳興陳衰而齊興

右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之簡

齊人謂齊之人也齊侯在其中矣外之也外之也者惡

之也

右定公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之簡

公會師無嫌會大夫失列矣

右定公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之簡

從祀而不禘主是者誰歟事出陽虎有不忍言者書法若此固將以起問者爾先公何以知為閔而非昭乎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定之世昭穆自文而下閔祧矣先公也若昭則固當云昭公非昭也陽虎何急於是閔且從

祀矣昭之不時祔誰為之者民方弗忍而我且以是發之季氏其何以解諸此陽虎之情也今夫陽虎之情以媢則從祀也以强則盜竊也從祀順而逆盜竊逆而逆春秋皆致法焉無隱顯一也

虎叛不書奔不書從祀先公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則書此所謂定哀之間之微詞也叛易知也奔易知也祀乎器乎其於國也大矣而人或以為小也不書其可乎且書叛書奔跡也而未若二者之書之得其情與勢

也曲而中稱而隱仲尼豈得已哉

已上並定公八年從祀先公之簡

陽虎作亂而叛是時也魯故多矣不書書其重者曰盜竊寶玉大弓而暴横無君之狀著矣曰從祀先公蓋發難之端也其情逆其事順啓邪心有由哉從祀於是乎書

右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之簡

陽虎既竊寶玉大弓魯何以復得之殆虎遺於道路以

為綏追之計也追者得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抑有遺恨焉耳

右定公九年得寶玉大弓之簡

齊既平矣何以又有夾谷之會會而歸田所以成乎平也於是齊有異心焉非仲尼在相安能成此好乎故君子歸仲尼之功或謂歸仲尼之功是小仲尼也仲尼之功上下與天地同流何有於此孰知此所以為仲尼之大哉凡言大者必盡乎小乘田而蕃畜委吏而計當相

會而好成皆仲尼之大也

右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之簡

鄆讙龜隂魯田也曷為言來歸無仲尼則魯無是田田齊田也有仲尼則魯有是田田齊心也來歸於是乎書然則何以得乎齊有行乎季孫之化公羊氏云有言于夾谷之辭榖梁氏云

前此嘗歸我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皆不云來來者齊志也誠於歸矣歸者平之約來歸者聖人之化

已上並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之簡

暨者意均於衆及者意専於獨故曰暨猶暨暨也暨暨者衆辭及猶汲汲也汲汲者獨辭

右定公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之簡

令行乎叔孫季孫故可以墮郈墮費令不行乎孟孫而公自圍之故不克

三都之墮仲尼之志乎仲尼之志也抑非仲尼不能與於此於是仲尼在司寇之位駟赤效其謀而郈墮申句

須樂頎效其力而費墮仲尼無聲色焉孟子曰所存者神此之謂矣然則成何以不卒墮也於是仲尼由司寇攝相事未幾去魯矣不然於墮成乎何有且墮成則齊人必至于北門其意則私其言或可聽也遲速之機將於是乎在仲尼亦何心哉

已上並定公十二年公圍成之簡

三子同叛異情罪必有等差焉而夫子一書之則何以斷鞅之晉陽猶魯三家之郈費成衛孫林父之戚也歸

我衛貢其意何如哉乃若朝歌者宋之南里耳蕭耳寅吉射惟不知有君也遽而稱兵無已而入朝歌其迹何異於晉陽哉知此義者可以斷斯獄矣

右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簡

君弑而不書弑者名傳聞之未眞也然則罪將曷歸哉臣子不討賊其罪一也臣世子為大

右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之簡

書歸脤存王也於是周之使命不行於諸侯久矣然祭

與號猶有存者諸侯苟起尊王之心孰其禦之

右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之簡

成風以下母以子貴而尊為夫人者多矣其書之也非得已也今姒氏子未成君夫人之號未之尊也不曰定姒而何以哉況卒也後公二月葬也後公二旬以君正妾固宜若是也

君夫人卒必繼室焉祭必有主婦故也君卒則祭在其嗣何繼之有謂君母也者養以夫人葬從君夫人禮也

僖宣昭襄四妾母卒皆夫人之葬皆小君之至於哀公之母則惟曰定姒何以異也春秋庸禮之書也禮得則書禮失則書而已無與焉者也然則孰為得嫡妾之分尚矣送終之禮大矣可以近俗徇嗣君乎

已上並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之篇

贖亡矣靈公欲立郢郢曰輒在是有見於嫡庶無見於昭穆也雖然父喪而無子則孫可以承重父喪而有子則孫不可以襲尊可以承重者禮之變不可以襲尊者

道之常禮變於變不待命也道變於常雖有命烏乎其從諸聵輒之父子猶夷齊之兄弟也輒有父聵亦有父以位則聵以命則郢輒之拒聵吁其甚哉聵之殺母其將乎未可知也父喪不哀而惟位之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聵無父輒亦無父

右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之簡

湯作夏社為後戒也周存亳社其猶湯之志歟凡都邑皆有之蓋舊社云爾

右哀公四年亳社災之簡

陽生弑而卒以齊赴云爾也赴于師曰卒故書于史亦曰卒此春秋之法也見弑而無媿於正君子不謂之非命此春秋之義也

赴以卒則卒赴以弑則弑弑而赴以卒其弑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獄髡頑不忍以華即夷陽生不忍以國予敵故其被弑也君子不謂之非命易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君臣一道也

荼之弑歸獄於陳乞陽生之罪固在也齊人殺之宜何如書曰弑則無以討昔之亂賊不曰弑而曰殺是以亂討亂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而可以亂討亂乎故因其以卒赴而卒之此所謂時措從宜之難也

已上並哀公十年齊侯陽生卒之簡

吳夷之也夷之有救不如諸夏之亡也春秋書曰吳救陳所黜在彼所傷在此

右哀公十年吳救陳之簡

魯昭弱而資援於吳故娶其女吳强矣曷為許之徒欲尊貴其女而不知禮之不可也蓋禮之廢久矣然名不正則言不順故不請於君不見於廟不登於策不稱夫人而以孟子稱於國當是時國人上下莫不稱為孟子也既而公逐顛沛淹卹伉儷俱困公薨之後煢然一婦人寄跡强臣之間誰復以夫人待之生以辱生死以辱死禮之不可廢也如此哉是故卒書孟子不薨不成薨也不葬不成葬也在當時皆紀實也春秋脩之有諱之

義焉而昭公之罪著矣或謂天王舉法當何如曰削之則無名可削也黜之則無位可黜也歸之吳而葬焉其將然乎

聘則為妻禮也娶同姓聘猶不聘也孟子何名哉昭公為之諱也春秋書之有正名之義焉不然則夫人之矣經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葢稱妾之詞如此

已上並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之簡

或曰春秋不敢進退諸侯其然乎曰然有王命則敢無王命則不敢命非時王之命也先王之命也周爵五等王之命也四夷稱子王之命也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莫大於王吳王矣楚王矣春秋退而子之以從王命而天下之名分於是乎定何不敢哉若齊桓侯也則固不敢退而伯之也晉文侯也亦固不敢退而伯之也王命故也雖然桓文嘗稱公矣春秋於其葬也乃亦公之何哉存僭稱以著私謚所以為王命削之之地也亦

固所以退之也僣王者號於天下僣公者稱於國中權輕重而致法庸禮討罪一以王命而已無與焉是故春秋之進退諸侯有王命敢無王命不敢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此之謂也

春秋於諸侯有退而無進其退之也有王命也無王命而進之則烏乎敢是故楚稱王非王命也則退而子之子其爵也王之命之久矣吳稱王非王命也則退而子之子其爵也王之命之久矣夫是之謂退然則齊侯爵

也其葬也則公之晉侯爵也其葬也亦公之至于諸國
皆然得非進乎因私謚而著其僭稱以俟王命王有命
斯退之矣是退也非進也吳楚之不稱葬奈何罪殊而
法異春秋葢有不得已焉耳五爵莫尊於公然有土封
者其臣皆得稱之沒以配謚僭矣議其罪而黜焉宜也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可一朝稱乎此所謂不待教而
誅之者故列國書葬吳楚不書葬所謂罪殊而法異
者如此此春秋退諸侯之道也或曰春秋以王爵待吳

楚故書子子之書於勢為退於道為進退之所以進之也

吳凡四稱子爵也王僭號也伯盖晉侯稱命圭之辭云公則晉侯欲其去王而稱爵故不曰子而曰公盖猶為相尊之辭也

已上並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之簡

西狩執狩哉國狩也公與乎公命而不與與則書公矣不書公知其不與也獲麟而賜虞人執賜之也獻于公

而公賜之故仲尼得覲焉獲麟於是乎書春秋非感麟而作感麟而止也書至魯哀以言乎時則久矣以言乎事則多矣以言乎典禮命討則庶幾乎備矣聖筆將絶而麟出且踣焉故以是歲止卦疇以圖書作春秋以麟止作以天止亦以天

獲麟為天下紀異也麟在周南為祥在春秋為異何者非其時也仲尼之作春秋欲俟明王行此義於天下也陳恒弒君仲尼嘗沐浴請討春秋之世為恒者衆矣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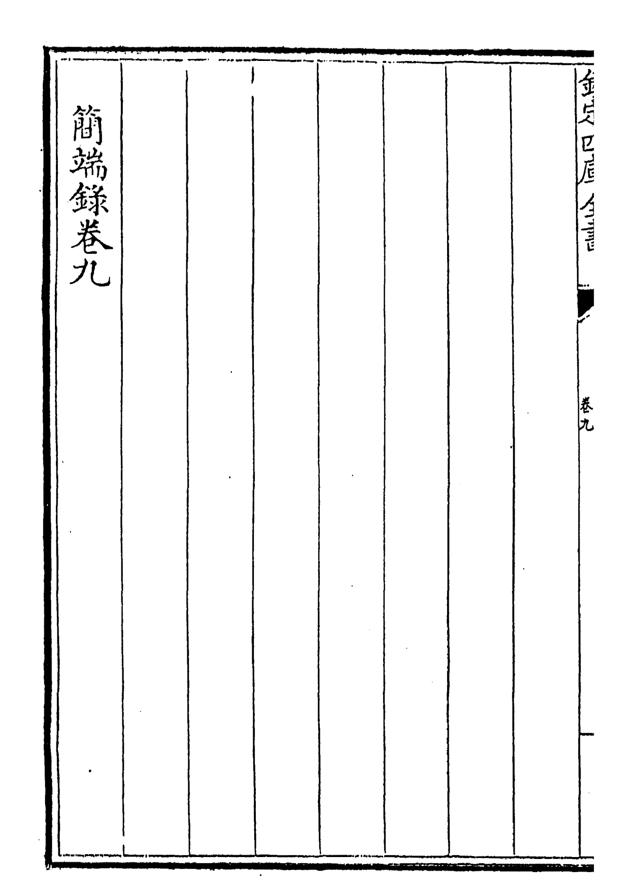
尼請討之志寧知老之將至乎至是絶筆焉以其欲行於天下者而傳之後世蓋亦不得已焉爾矣故以異終

雖然春秋治於萬世麟萬世之祥也祥異無定物

聖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廢魯史春秋行則魯史從之矣然則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也何以謂之傳傳以附經左氏蓋修飾之

仲尼假魯史而修春秋所以經世也年至二百四十有二經世之道畧備矣聖筆於是乎終焉初不繫於麟之

出與不出也然麟瑞物也可遊也不可獲也獲麟為天
下紀異也此其繫於世道大矣故終也取之經莫重於
始亦莫重於終故始以春王終以獲麟
春秋謹嚴猶待傳者乎將起問者乎天何心哉日月行
焉衆星麗焉天何心哉
已上並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之簡



簡端錄卷九